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(五十五)

作者：陈勇

先行离开文庙，我和周礼岳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，他能讲地道的中文。周先生开诚布公地向我表示，当年他大力支持姚平波和魏爱兰夫妇起诉泗水民政局，是从反歧视的角度出发的，而不是从孔教内部的立场出发。后来人们因为这事而把他当成了孔教信徒，并且推举他出任泗水孔教会主席。看来两天前新埠头孔教礼堂苏长老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，他所说的泗水孔教会某位执迷于三教（Matrisia）信仰的领导，应该就是指周礼岳先生。只是周先生过去对孔教有恩，所以孔教内部也不好说什么。昨天在厨闽礼堂宣道会上遇到一个姓林名叫苏里亚（Surya Dewangga Putra）的

小伙子，他是东爪哇省孔教青年团主席，还在上高中，但是对孔教青年团的建设充满了激情。他的父亲是泗水文庙的一名教生，全家人专门从泗水赶到厨闽参加宣道活动。今天苏里亚和父亲又专门跑到文庙来迎接我。虽然父子俩都不会说一句中文或英文，但他们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。一阵寒暄过后，他们把我安置在文庙旁边的一家干净整洁的小旅馆，几天前梭罗礼堂的陈克兴学师来泗水讲道，也是住在同一家旅馆。临告别时，林氏父子双手一拱：惟德动天！行了标准的孔教告辞礼。我也赶紧还以标准的孔教礼：咸有一德！泗水除了著名的泗水文庙有孔教宣道活动以外，另有一个北极

庙（Klenteng Pak Kik Bio）的孔教礼堂也搞得有声有色，其发展势头似乎不在文庙之下。姚平波夫妇早年都是北极庙孔教礼堂的积极分子，并在那里结下了姻缘。

下午趁着有闲，我一个人走出旅馆，到附近的大街上闲逛。从11月3日登陆印尼以来，这是我真正第一次独自上街。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每到一地方都有孔教道亲接送，不但没有机会练习印尼语，还养成了依赖心理，走在街上，心里有些惶惶不安，因为一句印尼语都不会。文庙和旅馆位于泗水的唐人街地区，大街上不时能看到明显带有华裔特征的行人。跟印尼其他地方一样，泗水的大街小巷也都被汽车、

摩托车和行人挤得水泄不通，一派喧嚣扰攘。文庙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街叫做日本花街（Jalan Kembang Jepun），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占据印尼时的红灯区，如今日本人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但名字却保留了下来。我在附近徜徉了半晌，匆匆买了一些干粮和饮用水便奔回旅馆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现在不属于我。

傍晚时分，姚平波先生和林氏父子来到我住宿的旅馆，带我到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吃宵夜，是地道的印尼菜。购物中心里人群川流不息，商品琳琅满目，与世界各地的购物中心没什么差别。宵夜过后，我们又专门赶往城市另一个角落的北极庙参观，正逢他们正在

紧锣密鼓地准备明天的建庙六十周年庆祝。

庙里红红绿绿地装饰一新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但男女老少很多人仍在忙碌着。很遗憾，明天早上从九点到十一点，我要参加泗水文庙的宣道活动，只好舍弃北极庙的六十周年大庆。依照计划，文庙活动结束后，我要直接赶往机场，搭乘下午四点的航班飞往巴厘岛的首府登巴萨（Denpasar）。最早我的计划是抽出行程的一半时间到西加里曼丹省（Kalimantan Barat）的坤甸（Pontianak）、三口洋（Singkawang）、普图西包（Putusibau）等地，走访当地的孔教礼堂，顺便亲眼见识一下西加的土著民族，神秘的达雅人（Dayak）。但是姚平波先生把我在爪哇岛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，只给我留了三天的时间到坤甸。这离我的理想计划相去甚远，干脆作了大的调整，取消西加之行，改道去巴厘岛忙里偷闲一番，给一个月的颠沛流离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未完 下期待续

